

卷三十九 眉山苏轼诗八

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

短衫压手气横秋，更著仙人紫绮裘。使我有名全是酒，
从他作病且忘忧。诗无定律君应将，醉有真乡我可侯。且倒
余樽尽今夕，睡蛇已死不须钩。

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

江上愁心千叠山，浮空积翠如云烟。山耶云耶远莫知，
烟空云散山依然。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，中有百道飞来泉。
萦林络石隐复见，下赴谷口为奔川。川平山开坏麓断，小桥
野店依山前。行人稍度乔木外，渔舟一叶江吞天。使君何从
得此本，点缀毫末分清妍。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，径欲往买
二顷田。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，东坡先生留五年。春风摇
江天漠漠，暮云卷雨山娟娟。丹枫翻鸦伴水宿，长松落雪惊
醉眠。桃花流水在人世，武陵岂必皆神仙。江山清空我尘



士，虽有去路寻无缘。还君此画三叹息，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。

【御评】

竟是为画作记，然摹写之神妙，恐作记，反不能如韵语之曲尽而有情也。君不见以下“烟云卷舒”与前相称。

《许□诗话》曰：“画山水诗，少陵数首，无人可继者，惟东城《烟江叠嶂图》一首差近之。”

王晋卿所藏《著色山》二首 录一首

漂缈营丘水墨仙，浮空出没有无间，尔来一变风流尽，谁见将军著色山。

王晋卿作《烟江叠嶂图》仆赋诗十四韵。晋卿和之，语特奇丽，因复次韵。不独纪其诗画之美，亦为道其出处。契阔之故，而终之以不忘在莒之戒，亦朋友忠爱之义也。

山中举头望日边，长安不见空云烟。归来长安望山上，时移事改应潸然。管弦去尽宾客散，惟有马埽编金泉。渥洼故自千里足，要饱风雪轻山川。屈居苇屋啖枣脯，十年俯仰龙旂前。却因瘦病出奇骨，盐车之厄宁非天。风流文采磨不尽，水墨自与诗争妍。画山何必山中人，田歌自古非知田。郑虔三绝君有二，笔势挽回三百年。欲将岩谷乱窈窕，眉峰修嫫夸连娟。人间何有春一梦，此身将老蚕三眠。山中幽绝



不可久，要作平地家居仙。能令水石长在眼，非君好我当谁缘。愿君终不忘在莒，乐时更赋《囚山篇》。

【御评】

王诜和诗有云：“‘爱诗好画本天性，辋口先生疑宿缘。会当别写一匹烟霞境，更应消得玉堂醉笔挥长篇。’盖亦自得意于诗画之工也。”及轼复和此诗，诜亦复有答谢之作。有云：“‘玉堂故人相与厚，意使嫫母齐联娟。岂知忧患耗心力，读书懒去但欲眠。’又云：‘更得新诗写珠玉，劝我不作区中缘。佩服忠言匪论报，短章重次木瓜篇。’特以答其不忘在莒之戒焉。诜自远谪还朝诗，故举囚山赋以相戒勉。其云：‘郑虔三绝君有二，笔势挽回三百年。’则所以誉之者亦至矣。”

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 读至夜半，书其后

玉堂清冷不成眠，伴直难呼孟浩然。暂借好诗消永夜，每逢佳处辄参禅。愁侵砚滴初含冻，喜入灯花欲斗妍。寄语君家小儿子，他时此句一时编。

【御评】

能使人愁，能使人喜，非好诗那得有此？故曰：可以参禅。

《诗人玉屑》曰：“东坡《跋李端叔诗》卷云：‘暂借好诗消永夜，每逢佳处辄参禅。’盖端叔诗用意太过，参禅之语所以警之云。”

方回曰：“李之仪诗得意趣，颇深晦，非东坡不之察。故有是佳句，以孟浩然待之，非夸也。”



次韵秦少章和钱蒙仲

碧畦黄陇稻如京，岁美人和易得情。鉴里移舟天外思，地中鸣角古来声。山围故国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。二子有如双白鹭，隔江相照雪衣明。

【御评】

“鉴里”句即是老杜：“春水船如天上坐”之意，“地中”句即是元微之“鼓角声从地底回”之意，炉锤在胸，森秀别出。

《容斋随笔》曰：“刘梦得‘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’之句，白乐天以为后之诗人，无复措词。坡公仿之曰：‘山围故国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。’坡公天才，出语惊世。如《追和陶诗》真与之齐驱。独此比梦得为不侔。岂非绝唱寡和，理自应尔耶？”

《石林诗话》曰：“读古人诗多，意所喜处，诵忆之久。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。若子瞻‘山围故国’二句。此非误用，直是取旧句，纵横役使，莫彼我为辨耳。”

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

我识南屏金鲫鱼，重来拊槛散斋余。还从旧社得心印，似省前身觅手书。葑合平湖久芜没，人经丰岁尚凋疏。谁怜寂寞高常侍，老去狂歌忆孟诸。

【御评】

芜没凋疏，人地依然如故，而俯仰已成今昔感怆何限。



轼自再至杭，值水旱迭逢，饥疫并作，于是免上供米炭。常平义仓作讞粥，设病坊，浚二河，完六井，去葑田，筑湖堤，凡所惠养杭民者，至周且备。而芜没者使之通，凋疏者令之起，此其为君子之用心，不徒寄之感叹者也。赵尧卿谓公游寿星院，入门便悟有前生我已到杭州之句，引之以与此诗“似省前生觅手书”一语，相印证，称为异人。抑思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初不在此，即是省前生。诗人之语，岂必征实，他日到惠州，亦有仿佛曾游之句，何独无解耶！

《冷斋夜话》曰：“东坡钱塘诗曰：‘我识南屏金鲫鱼，似童稚语，然是记一时之事。西湖南屏山兴教寺池有鲫十余尾，金色，道人斋余，争倚槛投饼饵为戏。东坡习西湖久，故寓于诗词耳。”

《复斋漫录》曰：“谁怜寂寞高常侍，老去狂歌忆孟诸。”高适有两诗言孟诸，其一云：‘朝临孟诸上，忽见芒碭间。赤帝终已矣，白云长不还。’其后又有《封丘诗》云：‘我本渔樵孟诸野，一生自是悠悠者。乍可狂歌草泽中，宁堪作吏风尘下。’东坡所用乃后一篇也。”

《东坡先生年谱》曰：“元祐四年三月，内累章请郡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。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，谢表云：‘江山故国，所至如归，父老遗民，与臣相问，以先生去杭州十五年，故有是语耳。’”

《苏长公外纪》曰：“钱塘西湖寿星寺，先生作郡倅，日始与参寥子同登方丈，即顾谓参寥子曰：‘某生平未尝至此，而眼界所视，皆若素所经历者，自此上至忏堂，当有九十二级。’遣人数之果如其言，即谓参寥子曰：‘某前生山中僧也，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。’后每至即解衣盘礴，久而始去。”



送子由使契丹

云海相望寄此身，那因远适更沾巾。不辞驿骑凌风雪，要使天骄识凤麟。沙漠回看清禁月，湖山应梦武林春。单于若问君家世，莫道中朝第一人。

【御评】

未用唐李揆事，非以第一人相矜夸，正是临别而望其遄归之意。

文登蓬莱阁下，石壁千丈，为海浪所战，
时有碎裂，淘洒岁久，皆圆熟可爱，土人谓此
弹子涡也。取数百枚，以养石菖蒲，
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

蓬莱海上峰，玉立色不改。孤根捍滔天，云骨有破碎。阳侯杀廉角，阴火发光采。累累弹丸间，琐细或珠琲。阎浮一沔耳，真妄果安在。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。垂慈老人眼，俯仰了大块。置之盆盎中，日与山海对。明年菖蒲根，连络不可解。傥有蟠桃生，旦暮犹可待。

【御评】

“袖中东海语”，至奇而理至平，进于《易》则天在山中，通于禅则一毫端现宝王刹也。

黄庭坚曰：“‘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。’此诗谓之句中眼，学者不知此妙，韵终不胜。”



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，会者十六人，
分韵赋诗，得心字

涨水返旧壑，飞云思故岑。念君忘家客，亦有怀归心。三间得幽寂，数步藏清深。攒金卢橘坞，散火杨梅林。茶笋尽禅味。松杉真法音，云崖有浅井。玉醴常半寻。遂名参寥泉。可濯幽人襟，相携横岭上，未觉衰年侵。一眼吞江湖，万象涵古今。愿君更小筑，岁晚解吾簪。

【御评】

僧潜临平道中诗，轼一见而刻诸石。其后谪黄，则潜自武陵访之，轼馆之东坡。至是又为卜精舍居潜。及轼南迁，犹有专使往返，且有欲转海相访之词。《墨庄漫录》云：“吕温卿为浙漕，屡起大狱。复欲网罗参寥。参寥本名昙潜，东坡改之曰：道潜。吕索牒勘验，竟坐刑还俗。编管袁州。盖亦以湖上怀轼之诗。坐语含刺讥故也。建中靖国间，始因曾子开得还初服，归老江湖。”轼平生多方外交，而于潜尤有深契焉。故此诗有岁晚解吾簪之言，而惠州寄诗，犹云未尝一日忘湖山也。

参寥《泉铭序》曰：“余谪居黄，参寥子不远数千里，从余于东坡。留期年，尝与同游武昌之西山。梦相与赋诗，有云寒食清明都过了，石泉槐火一时新。语甚美而不知其所谓。其后七年，余出守钱塘，参寥子在焉。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，又明年新居成，而余以寒食去郡。实来告行，舍下旧有泉出石间，是月又凿石得泉加冽。参寥子撷新茶，钻火煮泉而沦之。笑曰：‘是见于梦九年，卫公之为灵也久矣。’坐人皆怅然叹息，有知命无求之间，乃名之参寥泉。”



《参寥集》曰：“余初入智果院，苏翰林率宾客相送者十六人，各赋诗一章，用《圆觉经》云以‘大圆觉为我伽蓝，身心安居，平等性智’为韵。”

故周茂叔先生濂溪

世俗眩名实，至人疑有无。怒移水中蟹，爱及屋上乌。坐令此溪水，名与先生俱。先生本全德，廉退乃一隅。因抛彭泽来，偶似西山夫。遂即世所知。以为溪之呼。先生岂我辈，造物乃其徒。应同柳州柳，聊使愚溪愚。

【御评】

作诗以颂大儒风格，倍加峻洁，如曰“先生本全德，廉退乃一隅”，不烦言而得其体要。前后布置，铿然韵流，无一毫道学诗习气也。周子自题“濂溪书堂”，诗曰：“吾乐盖易足名，濂以自箴诗”，盖本此为说。

《林下偶谈》曰：“山谷称周濂溪‘胸次如光风霁月’，又云：‘西风壮士泪，多为程颢滴。’东坡为濂溪诗云：‘夫子岂吾辈，造物乃其徒’，盖苏氏师友未尝不起敬于周程如此。惜手后因嘻笑而成仇敌也。”

《宋史·道学传》曰：“周敦颐字茂叔，道州营道人。熙宁初为广东转运判官，提点刑狱。以疾求知南康军，因家庐山莲花峰下，前有溪谷，合于湓江，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。”

施元之曰：“周茂叔先生子焘，字次元。公守杭，次元为两浙运转，同在钱塘，为赋此诗。”



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 录二首

胡羊代马得安眠，穷发之南共一天。又见子卿持汉节，遥知遗老泣山前。

毡毳年来亦甚都，时时□舌问三苏。那知老病浑无用，欲向君王乞镜湖。

【御评】

辙寄诗云：“谁将家集过燕都，每被行人问大苏，莫把文章动蛮貊，恐妨谈笑卧江湖。”轼和之语语相叫应。古人和诗有不次韵，而但和其意者，未有次韵而各不相顾者，此诗亦其一证也。

《宋史·苏辙传》曰：“其使契丹也，馆客能诵其《茯苓赋》及洵、轼文云。”

《澠水燕谈》曰：“张芸叟奉使大辽，宿幽州馆中，有题苏子瞻《老人行》于壁间者，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，谓之《大苏集》。子瞻名重当代，至远人敬服如此。”

《香祖笔记》曰：“昔阅高丽史，爱其臣金富轼之文，又兄弟一名轼，一名辙。疑其当宣和时，去元祐未远，保以已窃取眉山二公之名。读《游宦纪闻》云：“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丽，密访其兄弟，命名之意，盖有所慕，‘文章动蛮貊’语不虚云。”



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

絮飞春减不成年，老境同乘下濂船。蓝尾忽惊新火后，
遨头要及浣花前。山西老将诗无敌，洛下书生语更妍。共向
北山寻二士，画桡鼙鼓聒清眠。

【御评】

《湘素杂记》曰：“《苏鹗演义》云：‘今人以酒巡匝为啍尾，即再命其爵也。云：南朝有异国进贡蓝牛，其尾长三丈。一云：蓝颖水牛其尾三丈，时人仿之，以为酒令。今两盏，从其简也。此皆非正行酒巡匝，即重其盏。盖慰劳其得酒在后也。又啍云者贪也，谓处于座末，得酒最晚，腹养于酒，即得酒巡匝，更贪婪之，故曰啍尾。‘啍’字从口，是明贪婪之意。此说近之。余观宋景文公《守岁》诗云：‘迎新送故只如此，且尽灯前婪尾杯。’又云：‘稍倦持螯手，犹残婪尾觞。’又东坡《寒食》诗云：‘蓝尾忽惊新火后，遨头要及浣花前。’注引乐天《寒食》诗云：‘三杯蓝尾酒，一榼胶牙饧，乃用‘蓝’字，盖婪、蓝一也。’”

次韵林子中王彦祖唱酬

蚤知身寄一沤中，昨节尤惊落木风。昨梦已论三世事，
岁寒犹喜五人同。雨余北固山围坐，春尽西湖水映空。差胜
四明狂监在，更将老眼犯尘红。

【御评】

轼帅杭，代林希。及去杭，希复来替其去杭。时希盖守



润也。北固在润，西湖在杭，点缀无一泛设。

寿星院寒碧轩

清风肃肃摇窗扉，窗前修竹一尺围。纷纷苍雪落夏簟，
冉冉绿雾沾人衣。日高山抱蝉叶响，人静翠羽穿林飞。道人
绝粒封寒碧，为问鹤骨何缘肥。

【御评】

语：语兀傲，自喜拔俗千寻。

《二老堂诗话》曰：“苏文忠公诗，初若豪迈天成，其实
关键甚密。再来杭州《寿星院寒碧轩》诗，句句切题，而
‘未尝拘清风肃肃’四句，寒碧各在其中，第五句‘日高山
抱蝉叶响’，颇似无意。而杜诗云：‘抱叶寒蝉静，并叶言之
寒’，亦在其中矣。‘人静翠羽穿林飞’，固不待言。末句却
说破‘道人绝粒封寒碧，为问鹤骨何缘肥’，其妙如此。”

题杨公春兰

春兰如美人，不采羞自献。时间风露香，蓬艾深不见。
丹青写真色，欲补《离骚传》。对之如灵均，冠佩不敢燕。

【御评】

态浓意远，余味曲色，故得骚经之流韵。



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

仙山灵草湿行云，洗遍香肌粉末匀。明月来投玉川子，清风吹破武林春。要知玉雪心肠好，不是膏油首面新。戏作小诗君勿笑，从来佳茗似佳人。

【御评】

艳体作茶诗，似不相称者，结句特为点出。

方回曰：“此谓壑源新茶，自如玉雪，不似饼茶、团茶，外若膏油之沃也。故云‘佳茗似佳人’。”

《茗溪渔隐丛话》曰：“壑源诸处私焙茶，其绝品亦可敌官焙。自昔至今，亦皆入贡。其流贩四方。悉私焙茶耳。东坡《和曹辅》诗，称道壑源茶，盖壑源与北苑为邻，山阜相接，才二里许。其茶甘香，特在诸私焙之上。”

次韵刘景文登介亭

泽国梅雨余，衰年困蒸溽。高堂磨新絺，颇觉利腰足。松根百尺井，两绠飞净淥。流觞聚儿童，一笑为捧腹。清风信可御，刚气在岩麓。始知共此世，物外无三伏。长歌入云去，不待弦管逐。西湖真西子，烟树点眉目。涛江少酝酿，高浪翻飞屋，俛仰拊四海，百世飞鸟速。远追钱氏余，近吊祖侯躅。吾生如寄耳，寸晷轻尺玉，谁似刘将军。逸韵谢边幅，千言一挥手。五车不再读，春稷彩鸡舞。月峡哀猿哭，朝先岷□起，暮与寒□续。我老废吟哦，赖君时击触。从今事远览，发轫此幽谷。清游得三昧，至乐谢五欲。莫作狂道



士，气压刘师服。

【御评】

长篇次韵，解骈如志，中问题品。江湖复有此卓杰之词，抑何秀气磅礴。

《咸淳临安志》曰：“介亭在凤凰山。熙宁中郡守祖无择作。天风冷然，有缥缈凭虚之意。”

袁公济和复次韵答之

昏昏堕醉梦，奈此六月溽。君诗如清风，吹我朝睡足。登临得佳句，江白照湖绿。袖手独不言，默稿已在腹。是时风雨过，蔼蔼云归麓。疏星带微月，金火争见伏。惜哉此清景，变灭不可逐。归来读君诗，耿耿犹在目。却思少年日，声价争场屋。文如翻水成，赋作叉手速。秋风起鸿雁，我亦继华躅。那知君蹭蹬，独泣荆山玉。相见南新道，青衫垂破幅。早知事大缪，恨不十年读。莫嫌冯唐老，终胜贾谊哭。今年复为僚，旧好许重续。升沉何足道，等是蛮与触。共为湖山主，出入穷涧谷。众驰君不争，人弃我所欲。何时神武门，相约挂冠服。

【御评】

此作专就和诗上用意，与前作无一笔相犯。“众驰君不争”二句，收速通篇，神完气足。

安州老人食蜜歌

安州老人心似铁，老人心肝小儿舌。不食五谷惟食蜜，



笑指蜜蜂作檀越。蜜中有诗人不知，千花百草争含姿。老人咀嚼时一吐，还引世间痴小儿。小儿得诗如得蜜，蜜中有药治百疾。正当狂走捉风时，一笑看诗百忧失。东坡先生取人廉，几人相欢几人嫌。恰似饮茶甘苦杂，不如食蜜中边甜。因君寄与双龙饼，镜空一照双龙影。三吴六月水如汤，老人心似双龙井。

【御评】

游戏三昧，掣电机锋，合之以成绝世奇作。昔轼尝引佛言，譬如食蜜，中边皆甜之语，以论陶柳诗。谓人食五味，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，百无一二也。如此篇，其亦诗之中边皆甜者乎？

《志林》曰：“苏州仲殊师利长老，能文善诗及歌词，皆操笔立就。予曰：‘此僧胸中无一毫发事’，故与之游。”

《中吴纪闻》曰：“殊初为士人，尝与乡荐，其妻以药毒之。遂弃家为僧，工于长短句。东坡先生与之往来甚厚。时时食蜜，解其药，人号‘蜜殊’。”

《老学庵笔记》曰：“族伯父彦远言，少时识仲殊长老，东坡为作《安州老人食蜜歌》者，一日与数客过之。所食皆蜜也。豆腐、面筋、牛乳之类，皆渍蜜食之。客多不能下箸，惟东坡性亦酷嗜蜜，能与之共饱。”

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

云间朱袖拂云和，知是长松挂女萝。髻重不嫌黄菊满，手香新喜绿橙搓。墨翻衫袖吾方醉，纸落云烟子患多。只有黄鸡与白日，玲珑应识使君歌。

【御评】

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曰：“商玲珑，余杭歌者，乐天作郡，日赋歌与之，云：‘谁道使君不解歌，听唱黄鸡与白日。黄鸡催唱丑时鸡，白日催年酉前没。’东坡用此歌，《夜饮次韵毕推官》云：‘红烛照庭嘶腰□，黄鸡催晓唱玲珑。’又《次韵苏伯固》云：‘只有黄鸡与白日，玲珑应识使君歌。’”

次韵杨公济梅花十首 录二首

相逢月下是瑶台，藉草清樽连夜开。明日酒醒应满地，空令饥鹤啄莓苔。

缟裙练帔玉川家，肝胆清新冷不邪。秣李争春犯办此，更教踏雪看梅花。

赠刘景文

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

【御评】

浅语遥情。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曰：“‘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’，此退之早春诗也。‘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’，此子瞻初冬诗也。二诗意同而词殊，皆曲尽其妙。”



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

录二首

人去残英满酒尊，不堪细雨湿黄昏。夜寒那得穿花蝶，
知是风流楚客魂。

春入西湖到处花，裙腰芳草抱山斜。盈盈解佩临烟浦，
脉脉当垆傍酒家。

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，留二年而去。平生自觉出
处老少，粗似乐天，虽才名相远，而安分寡求，
亦庶几焉。三月六日，来别南北山诸道人，
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，作三绝句

当年衫鬓两青青，强说重临慰别情。衰发只今无可白，
故应相对话来生。

出处依稀似乐天，敢将衰朽较前贤。便从洛社休官去，
犹有闲居二十年。

在郡依前六百日，山中不记几回来。还将天竺一峰去，
欲把云根到处栽。

【御评】

三诗宛转关生，情曲意密，绵邈尺素。轼以己巳七月至
杭，以辛未三月去杭，却是六百日。其赠唐垌诗：“我在钱



塘六百日，山中暂来不暖席。”意与此同，皆用白诗语意也。

《王直方诗话》曰：“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，而坡在钱塘与乐天所留岁月略相似。其诗云：‘在郡依前六百日’者是也。”

赵次公曰：“在钱塘六百日，虽是纪实，暗使白乐天诗：‘在郡六百日，游山十二回’也。”

《西湖游览志》曰：“杭州之美得白、苏而益章，考其治绩，性情，往往酷似乐天。诗云：‘闾里固宜勤抚恤，楼台亦要数跻攀。’子瞻亦云：‘细雨晴时一百六，画桡鼙鼓莫违民。’乐天诗云：‘笙歌委曲声延耳，金翠动摇光照身。’子瞻亦云：‘剩看新翻眉倒晕，未应泣别脸消红。’乐天诗云：‘故伎数人频问讯，新诗两首倩流传。’子瞻亦云：‘休惊岁岁年年貌，且对朝朝暮暮人。’乐天《取天竺奇石受代》诗云：‘惟向天竺山，取得两片石。’子瞻亦云：‘还将天竺一峰去，欲把云根到处栽。’盖子瞻景慕惟在乐天，故摹拟之词，比比歌咏。如云：‘出处依稀似乐天，敢将衰朽较前贤。’殆有梦寐羹墙之想矣。”

赠武道士弹贺若

清风终日自开檐，凉月今霄肯挂檐。琴里若能知贺若，诗中定合爱陶潜。

【御评】

《续湘山序录》曰：“宫词中十小调子，乃隋贺若弼所撰。其声与意及用指取声之法，古今无能加者。士调者，一曰‘不博金’，二曰‘不换玉’，三曰‘夹泛’（一说‘泛峡吟’），四曰‘越溪吟’，五曰‘越江吟’，六曰‘孤猿吟’，

